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三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濬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丕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

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温

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勲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魏畧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慭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皷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

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兹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竝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

慇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轂為武德侯魏畧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

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酒泉黄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為兖州刺史見王凌傳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庚午遂南征魏畧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豳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今剏基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

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

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畧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酆鎬斯豈驅畧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内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

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犢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穨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

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槥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櫝而念槥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

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册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

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黄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

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

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黄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黄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

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竝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凰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兹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兹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

明曆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狄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横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

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讖甚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

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竝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輙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絶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

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竝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今

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責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栢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名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

懟夷齊庶欲遠茍望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栢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猜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

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

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大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

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城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狗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

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
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
大魏符瑞昭晢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
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
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
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
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太古聖王之
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
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
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
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
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
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
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
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

馬山未出象車糞莢未植階庭蓂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戸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令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徳也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歴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焕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册命五内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徳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

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咨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

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

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令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勑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册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

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册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册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叙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

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謳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怯或受禪而不辭不怯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賓于有虞虞氏之冑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没則禍發宫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

國既徃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賔于四門之勲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禄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畧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衘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

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畧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没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干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

以恩復冠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横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内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仰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袗衣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

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册詔魏王
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
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
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
有慙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
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勲烈垂
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
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
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
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
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
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録后稷之生是
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絶三辰垂其
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謌謡之聲陛
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
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

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竝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

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黄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吴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户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

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頼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禄勲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乗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宫戊

午幸洛陽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

紀為脫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畧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

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戸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魏書曰已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

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

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已卯

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廵是歲築陵雲

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

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

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八月蜀大將黄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郃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説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悦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酖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

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
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
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
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
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
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塟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塟蒼梧二妃不從延陵塟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

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荆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廵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竝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吕範等水戰則

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

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

甲辰行幸許昌宫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戸是夕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宫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廵幸許昌宫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歳刑已下皆原除

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内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

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

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

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

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殿前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書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鄄城侯植為誄曰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

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旂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廻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

戮違無輕心鏡萬幾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殷呂搜
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拘
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
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
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
紘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
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
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
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
儕先皇功年大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陵波
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
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瀸塗被宇
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
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將登
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
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

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絶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絶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筭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焭焭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刱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黄壚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

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閭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峣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闕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逝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黄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想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勤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寛仁𤣥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賔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歴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典論

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

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

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勦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

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志卷二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譙注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亟王不爭周道用興○監本作幽王臣良裘按亟王謂太王也作幽王非文類宋本俱作亟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黃

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癸酉

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巳未又云

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一月誤

饗兹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宋

本作赤烏

又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眉

字

又注日載東絕火光不横一聖聰明○宋書絕作紀

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書絶作紀非是不横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諱見於圖讖也

又注其為主反為輔○宋書反作及臣清植按主反為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掉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逮也○監本逮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臣良裘按太僕二字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巳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璽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戌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咨作茲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臣浩按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壞盧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臣明楷按祀厲

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厲殃事

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終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思慕過唐

又注歎自僶䝉○本集作欲自僶䝉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黄屋○監本誤作黄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涸魚○監本誤作土若涸魚今改正

又注黄初叔祜○臣浩按叔祜似當作俶祜俶始也祜福也言黄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内○太平御覽作肅成門内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作

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為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為閈木戶

魏志卷二考證

魏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明帝叡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為齊公

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畧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

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冦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别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

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

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

鷺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畧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鵄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潤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也

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辨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大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羇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畧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

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魏畧載帝露布天下幷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讎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

跡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
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
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
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
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
震驚朕師猛鋭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
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
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
所刼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畧
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
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顔色卞太后悲喜
欲推始言者帝曰天
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
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

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畧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説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刼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

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秋七

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

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

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

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

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
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
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
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
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
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
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

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毁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毁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臘祠門戶此雖前代

已行故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甍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

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勑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

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懐徳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廵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

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
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
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
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
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
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
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

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禄没則祭于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勲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享之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宫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幷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勑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没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

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孫者乎魏畧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

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畧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偉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蹹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偉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

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從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

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敵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兹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孝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敵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册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賓於是贈册曰嗚呼昔皇天降戾於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刼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熛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兹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

玄猷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冠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兹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邀商周之懋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兹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

錫衰弁絰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頴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郎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

無憂矣遂進軍辛壽春録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宫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揺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删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

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魏畧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
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
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
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
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
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
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
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
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
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
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
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
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
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

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
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
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
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
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
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
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
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
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
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
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
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
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

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横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吴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

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没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彦林沛人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宫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宫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

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羁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
闗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
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
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
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
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
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
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
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
安形成於黄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
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
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
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
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
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
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

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

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

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宫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宫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黄龍見茌音仕狸反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歴改年為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宫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

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為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為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

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五月已巳行還洛陽宫已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已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

為魏高祖樂用咸熈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九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

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内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畧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

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幷圜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邔音其己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

鄴縣屬義陽郡魏畧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黄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内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畧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黄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

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

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廻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

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

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勑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勑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贇為流矢所中死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

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

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

於是守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畧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

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
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
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
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
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
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即日帝崩于嘉福殿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案魏武
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
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
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
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
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
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
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
大畧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

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三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叡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資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按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為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何焯曰靈當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丸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令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悞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黄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茌

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以此書參証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臣良裘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譌作致今改正

魏志卷三考證